

湖海文傳

第一函
第八冊

湖海文傳卷七

青浦王昶德甫輯

論三

明堂論

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櫓穴猶在政教朴畧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葢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於是祭先祖則於是朝諸侯則於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於是饗射獻俘馘則於是治天文告朔則於是抑且天子寢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

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
園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
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旣分其禮益備故
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
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
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
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鞞皮椎輪初制惟尙越席後世聖人
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
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
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
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
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勒成書

以備稽覽括其大旨著於斯篇

封泰山論

阮元

泰山者上古大山居天下之中者也封泰山者七十二代易姓而王祭天刻石以紀號也上古淳質無史冊刻石紀號者著一代之史也是故封禪爲古大禮古者開創之帝王雖功德有醇駁而皆得行之秦始皇漢武帝之求長生光武帝之用讖緯宋真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壞古禮不足爲封禪咎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議封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宋真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嘗攷之古矣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

後漢書注云泰山者王者

告代之處爲五嶽

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之中也

爾雅

曰齊中也又曰中有岱岳列子湯問篇言齊州黃帝篇言齊國皆中州中國也

上古水土未平中國

地徧泰山齊國地高而無洪水遂爲天下之中有王者起德教足以服衆功足以制人卽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登泰山而封之七十二代豈皆如黃帝堯舜之德歟其以雜霸之力收天下之權如後代秦隋者必有之矣其時文字始造史冊未興設非大朝會升中于天刻石岱宗以紀之則天下之權猶未一代興之號猶未正且其君之姓名亦無以傳於後世也惟其盛衰興廢三古迭更受命易姓必有封禪以定之是以管夷吾所記者凡十有二家不能以受命易姓之辭窮齊桓公乃設爲嘉祥未臻之說嗚呼豈知後世文人昧管氏之大義反以其所設之辭侈爲符瑞以飾封禪致迂儒疑封禪

非古禮豈不慎哉

庶孫父卒不爲所生祖母服三年論

馮浩

適孫父卒爲祖父母承重服斬衰三年若爲曾高父母亦然重之云者非謂父卒代持重服也謂承累世冢祀之重宗法祭法之所繫也禮莫重於祭父有適子世世相傳序之大順不幸子先父卒祖乃傳重於孫孫承重於祖以其重也必加尊服而禮特著焉此宗法也以主喪祭卽祭法也故惟適孫承重庶孫雖長亦不承也無適長及次適無適乃及庶庶卽承重亦不爲所生祖母加服斷無有適長在而庶孫又私有所承者夫宗支適庶之辨禮所甚嚴記之大傳曰尊祖故敬宗庶子不祭明其宗也以宗爲祖之正體則下正猶爲庶也其記喪服曰妾母不世祭以其非正於子祭於孫止也記又

曰主妾之喪殯祭不於正室謂攝女君者猶下正適不得在正室也故次孫不承者宗支之序定也庶孫不爲所生祖母三年者適庶之分嚴也無二宗無二重也庶不承重傳自古昔恒言習曉乃有責庶孫以當承重且出成案以爭之者吁其不達於禮也已夫祖既傳重于適長也則其曰生祖母者何可第曰吾父之母而若忘其爲吾祖之妾也以行之於適者而行之于庶是匹適也以適長所專承者而旁施於自出之庶是奪宗也豈非害於禮之大者哉彼所據成案其一康熙五十一年南陵人吳卓部覆撫咨以有適出伯父及伯父之子在卓爲庶孫無承重之例此得禮律之正者也其一乾隆三年聞喜人楊治部以無伯父及伯父之子准其承重此以旣無適長何妨緣情加厚乃禮制之所無而近人通權之

議實則庶所生母謂之私親故生不得與於祭歿不得稱妣何由而可云重可云承哉又乾隆元年河南李本固其嫡伯父密存本固生祖母苦節六十餘年撫育孤子孤孫准服三年夫禮曰慈母如母本固不得降援其制而用意良周尤別有說二者皆不可據依也必待咨部而始冀或准誠以定制之所不可也况咨覆之案未嘗奏請於 朝不經廷議不奉宸斷不因端而著爲令其未能詳慎畫一足輔翼乎禮教也審矣奚惑焉或曰身膺 誥封者義當爲之加重此非也禮以正名分明是非不以貴而降不以賤而殺烏得以世俗卑陋之見參之且其存也可以貴而敵體於家長女君否也或曰然則無三年之服於心安乎此又非也子於父在爲母服三年始唐高宗武后時前此父在爲母齊衰期不得三年

也庶子於所生母雖適母在許終喪三年始明洪武時宋元以前適在服期則庶子於所生母有不得三年也記於適孫承重之服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蓋祖在則宗祭之重祖實主之故服祖母如常制今禮實然俗或祖在卽爲祖母三年是祖未傳重而孫已忍奪其重君子斥其悖禮則適祖母尙有不得三年也更何疑庶孫於所生祖母而懼從其薄也歟或又曰記不云乎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甯不可以比例乎此又非也夫此專爲慈母觸類言之也謂父妾之有子而今無者亦可命已妾之子後之特以閔其無子也所不嫌于踰世者謂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子爲後與凡妾之有子若孫而自有應得之禮者必不可同妄爲牽引是欲從重之而彌輕之且不幾蹈無父之罪歟夫

是故庶孫於父所生母正服不杖期此外無一議也夫禮不敢不及也不敢過也先王先聖之制皆有精微者存自非朝廷議禮損益折中頒示遵守孰敢逞私意輕重其間者若夫喪制有定而孝思無窮孝子三年喪畢哀慕終身孫於祖服之餘豈宜遽忘哀戚若庶孫痛父之亡而篤念所生內銜三年之恤人必羣悅其孝必無議其過而欲裁抑之者嗚呼此豈易責之今之人也耶

編審論

盛百二

編審者治道之根本也蓋積州縣而成天下積鄉里而爲州縣積戶口而成鄉里故戶口清而鄉里治鄉里治而州縣治州縣治而天下亦治矣周里鄉遂之法始于比鄰詳稽其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六畜車輦田野以施政教以行徵

令以辨施舍以起徒役而奇衰姦宄亦無所容此歷代以來
不易之法也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編黃冊在城曰坊近城
曰廂鄉都曰里共編爲冊冊首爲一圖里有一百十戶以十
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里長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鰥寡孤
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奇零其冊凡十年一更定此卽今
編審之制也明初但有夏稅小麥秋稅粟米及絲綿之征百
姓皆聽役于官十六成丁而役六十而免無所云丁銀也自
後乃有銀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僱役也又其後雖
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而已於是胥吏上下其手隱匿
脫漏百弊叢生又丁銀之增損關於考課故丁口有增無減
所謂溝中之瘠猶爲籍上之丁黃口小兒已入追呼之冊此
仁人君子所以歎息也自我朝康熙五十二年滋生人丁

永不加賦至雍正四年又行丁歸地畝之法百姓優遊於耕
鑿之中有司無考課之累從容而賦繭絲良法美意三代以
來未之有也然因此有司遂視編審爲具文惟胥吏是任以
至戶口不清而貧富不辨貧者有貧之實而無貧之名富者
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又飛酒詭寄遂有無田之稅無稅之
田矣且雇役惟可行于平日如非時力役河防土工之類其
勢有不得不出於差者於是徭役有不均之歎况編審時吏
胥按戶索其飲食簡畢之費百姓又恐差徭之及身也於是
并戶減口專爲一切徼倖平時按籍而稽不見其多不幸天
灾流行朝廷有大恩恤計口給發其數又驟增於是編審
賑恤二冊自相矛盾雖有才能亦無所措其手足始悔平時
之失計亦已晚矣况欲求賦役均平姦宄屏息安可得哉論

者不察竟以編審爲不足憑而無益于治道益惑矣

四清聲論

樓儼

吾甚惑乎世之論樂者輒云四清聲也雅樂之失傳久矣卽唐宋俗樂至今亦不可考吳下絃管家皆明以後南曲又俗樂中之俗樂也卽據相沿七調隨聲附和問之老曲師莫知其所以然併不知其所當然顧安所得四清聲而補之且夫四清聲者亦不可以定樂也按蔡元定論燕樂以十二律兼四清爲十六聲又于四角聲外各添一閏聲夫十二律則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矣而又有黃清太清太清夾清四均則此四均者不過黃大太夾之子聲耳要與四角之閏聲同是變聲但可以濟五聲之不及而豈能爲律乎昔朱子以半聲爲清聲半聲者短聲也從來聲長者濁聲短者清極清者可

以高亦可以低過猶不及也抑又聞之清聲者虛聲也又應聲也如和聲送聲之相應蓋唐初歌詞猶是五七言斷句或律詩或截截古詩中數句必待歌時然後加以虛聲至唐季則虛聲填爲實字而爲長短句矣宋則又有添字添聲攤破促拍而虛聲之外又加虛聲耑求側聲側字以窮極杳渺之致而聲于是乎極其清矣以故繁音促節其聲嚆殺而無復中和之節奏宜宋儒之論俗樂以爲其聲高于古樂二均三均也此均高則衆均咸高此均低則衆均咸低旣不能中又安能和其將何以旋宮哉如曰旋宮之法至林鐘而窮夷南四律自不得不用黃太四律清聲爲商角徵羽而又恐夷南四律管極短聲極清黃太四律管極長聲極濁且又恐黃鐘至尊必不爲所役故不得不用其半聲以配之此名爲尊黃

鐘也而實失黃鐘之中聲矣試思七月律中夷則天地始肅正陰盛陽衰之候也於此而以黃鐘陽律補其不足亦未必非裁成輔相之道况天有四時春秋相嬗寒暑相生林鐘陽極而一陰生黃鐘陰極而一陽生陰消陽長一陽卽伏于六陰之內此元亨利貞之天道也此理本自廻環有何不可旋宮而乃用半聲之清聲乎然則清聲亦可廢歟曰何可廢也朱子云喉舌唇齒其中各有五音自各有疾徐高下此言得之矣蓋清者一聲中之疾徐高下者也如自喉出者均爲宮聲同一喉聲而豈無抑揚清濁此中便有清聲故宮商調中有徵羽字者須稍重濁以從宮商角羽調中有宮商字者須稍輕清以從角羽亦思何律無清聲何聲無清聲而顧遵之以爲律本可乎總之其失在不得黃鐘之中聲不得黃鐘之

中聲則十一律從之皆非正聲如得黃鐘之中聲則七聲八
十四調莫非正聲又何有四聲二十八調乎或曰今簫笛譜
有四高聲卽四低聲與朱子半聲之說合或卽古之四清聲
乎按 本朝毛氏奇齡皇言定聲錄宮商角徵羽外有清宮
清商清角清徵爲九聲無清羽聲証以笛譜四上尺工六有
高四高仕高伋高仁爲九聲無高伏聲然則此四清聲者可
以爲四高聲也亦可以爲四低聲也毛氏此論得之甯府樂
部其說詳見竟山樂錄要亦明以後南曲之四清聲而非唐
宋俗樂金元曲子之四清聲也又安可以論雅樂乎哉

名論

楊 摺

古之命名也冠於阼階醺於客位三加彌尊已冠而字之以
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

類而又珍之以金玉勗之以古人欲其相生也貫之以五行
慮其相雜也比之以同文強之也女子而名之以男柔之也
男子而名之以女憂其疾也名之曰棄疾去病雖有惡人於
其子也無不錫之以嘉名莊周曰癘之人夜半生子取火而
燭之惟恐其似已也其是之謂乎以是言名古今之人人人
有之循名以責其實能副者鮮矣然則錫之以嘉名人也名
之曰幽厲人而天也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太上以道
德名其次以功業名其次以文章名又其次以技名以道德
功業名者昭如日星布在方策尙矣文辭藝也美則愛愛則
傳焉若夫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聲音扁鵲治病僚之
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末技之妙動物應心各挾其可
名者以名未有不可名而名者乃世之人謬以爵祿爲功名